

香港 戲曲概述 2020



香港戲曲概述2020

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

編輯 李小良 余少華

助理編輯（音樂） 陳子晉

助理編輯（研究） 彭斯筵

平面設計 衛潔盈

插畫 強

出版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及發展中心

版次 2022年2月 v1.0.0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76025-1-4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C C R D

Centre for 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ingnan University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及發展中心

 **Lingnan** 嶺南大學
University 香港 Hong Kong



創用CC 授權條款CC BY NC ND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

© 2022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及發展中心

本電子書專為流動裝置閱讀而設計

「水遺」保護策略

COVID-19前後的香港神功戲

林萬儀



神功戲是香港戲曲傳統的重要板塊，既對不同社群有特殊象徵意義，箇中更蘊含戲曲的傳統，如表演程式、儀式習俗。林萬儀先簡明扼要道出神功戲的歷史源流、文化內涵以及表演實踐，使用的原始文獻上溯到北宋，以釐清「神功戲」一詞的意涵，再審視現今香港神功戲的存續概況，對認知、研究香港神功戲富啟發性。此外，她更為2019、2020年間的神功戲演出情況作出翔實的搜查及記錄，並做了田野考察。其論述2020年間神功戲因應COVID-19疫情進退而採取的應變，更能突顯神功戲作為「儀式」對特定社群的意義。

前言

香港政府2014年公布的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清單上，神功戲是粵劇的子項目，¹ 與祭祀、宗族、鄉族、社區等密切相關，並不是純粹的表演藝術，社會文化價值高。2009年，粵劇已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代表作名錄），成為香港唯一的世界級非遺項目，確認急需「保護」。²

過去十多年，香港政府有投放資源及採取措施保護粵劇。例如，民政事務局在2004年成立粵劇發展諮詢委員會，2005年設立粵劇發展基金，撥款資助演出、培訓、推廣、研究、出版等計劃。粵劇發展基金的指引列明，基於鼓勵社區團體繼續利用社區資源支持粵劇神功戲的理念，不接受神功戲演出的申請。³ 西貢區議會、沙田區議會、華人廟宇委員會等民政事務局轄下的法定組織則有資助粵劇神功戲。⁴ 民政事務局轄下部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轄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有資助天后誕、太平清醮、盂蘭勝會等與神功戲相關的活動及研究，兼及廣府及潮州族群。⁵

撥款資助是保護神功戲的一種措施，民間團體和戲行的行動對於保護神功戲也相當重要。2019年，粵劇列入代表作名錄10年，香港的相關界別舉行了各種活動。⁶ 自2020年初，COVID-19蔓延全球，這場至今還未消退的瘟疫嚴重影響全人類的生活。本文以非遺保護策略作為主題，聚焦2019至2020年的狀況，省思COVID-19爆發前後的香港神功戲，除了粵劇，也會兼及潮州及海陸豐／鶴佬族群的神功戲狀況，包括人戲和偶戲，冀為神功戲的保護策略帶來啟示。下文展開討論前，先審視「神功戲」的內涵。

審視

「神功戲」 的內涵



在香港，伴隨著太平清醮、盂蘭勝會、神誕、廟宇開光所演的戲曲，普遍叫做「神功戲」。宋、明、清三代都有文獻記載官方及民間祭祀有功德於民的神祇，包括用演劇的方式。北宋·鄭俠（1041-1119），《西塘集》卷5，〈代英州城隍廟慶祭〉：

城隍內營外扞，使居有所恃以安，而乘巖伺隙之人無所啟其心，其有功德於國與民甚至。⁷

這是鄭俠被貶英州（今廣東省英德市）時所寫，文中讚揚城隍管理守衛一城內外，居民有所依靠，可以安心生活，伺機犯事的人根本沒有縫隙生起不軌的念頭，對國對民極有功德。在上面的引文裏，功德是指功勞和恩德，這詞義早見於《禮記》〈王制〉篇：「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⁸ 對民有功勞和恩德的諸侯，要加封土地，並提高標誌爵位的禮儀之等級。又，明·李東陽（1447-1516）等修，《大明會典》卷9，〈授職到任須知〉：

各府州縣，每歲春祈秋報二次祭祀，有社稷、山川、風、雲、雷、雨、城隍諸祠，及境內舊有功德於民應在祀典之神，郡厲、邑厲等壇。到任之初、必首先報知祭祀諸神日期，壇場幾所，坐落地方，周圍壇垣，祭器什物，見在有無完缺。如遇損壞、隨即修理。務在常川潔淨，依時致祭，以盡事神之誠。⁹

這本記載典章制度的官修史書指示，地方官員到任必先報知祭祀諸神的日期、地點、祭祀器具的狀況等，其中包括生前在境內有功德於民的先賢，身故後應列入祭祀大典的神祇，務必保持壇場潔淨，依時致祭。晚清至20世紀初的《浮山縣志》都有記載當地火星廟酬神賀誕的情況：

正月廿九日，火星聖誕，演劇四日，放架火以答神功。¹⁰

該縣從正月廿九起演4日戲，並在狀似寶塔的架臺上燃點煙花。引文中的「神功」是指神的功勞和恩德。戲、架火都是供品，猶如香燭、花、果，信眾藉著演戲和放架火的供奉方式答謝神功。

香港的盂蘭勝會、太平清醮及慶賀神誕等場所中，戲棚附近往往有巨型花牌大書「酬謝神恩」、「神恩庇佑」、「風調雨順」、「合境平安」等字眼。¹¹ 此外，例演劇目如《加官》、《送子》等明顯帶有祈願的意味。還願酬神和下願祈神兩種互相依存的觀念構成一連串的祭祀活動，包括演戲。結合實地考察所見，以及上文徵引的文獻資料，筆者提出，「神功戲」是人為了答謝神的功勞和恩德，同時求神繼續施恩而供奉的戲。

過去二十多年，「神功戲」一詞的「神功」是「為神做功德」的說法廣泛流傳，見於香港、廣州及台灣等不同地區出版的相關著述。¹² 筆者在上文已根據歷史文獻論證了「神功戲」的「神功」是指神的功勞和恩德。再說，「為神做功德」這概念本身也有商榷餘地。「功德」一詞原指功勞、恩德，見上文引述的《禮記》〈王制〉篇。其後，功德成為佛教用語，指行善之後獲得的福樂果報。《大乘義章》卷9：

言功德者，功謂功能，善有資潤福利之功，故名為功。此功是其善行家德，名為功德。¹³

善有善報，善行有利益的功能，因此稱作功。善心在本性裏已

具足，是自有之德，為善所得的利益功能，其實是本性的開化顯示，稱為功德。是以佛門泛稱誦經、供佛、說法、布施等為功德。推而廣之，民間燒香、拜神、超度亡靈的儀式，以至做好事都是功德。據此，以戲供奉神明的行動可以視為「做功德」。然而，供戲就是「為神做功德」的說法則有商榷的必要，關鍵在於功德為誰而做。星雲法師：「做功德不但能為自己儲積學道的資糧，也為子孫培植福德的餘蔭。」¹⁴ 從佛家的角度看，功德為自己做，也為子孫做。儒家亦有類似的觀念，《周易》坤卦《文言傳》：「積善之家，必有餘慶。」¹⁵ 善事做得多，必為後代留下福澤。這種觀念也根植於民間，《紅樓夢》第5回有曲子《留餘慶》：

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幸娘親，積得陰功。勸人生，濟世扶窮。.....¹⁶

功德分陰、陽，眾人得見的善行叫陽德；不為人知，不求回報的叫陰德或陰功。在小說裏，賈巧姐的母親王熙鳳接濟過劉姥姥，後來巧姐遇難時得劉氏解救，是上輩積德給後代留下的福澤。此外，僧人、道士超度亡靈都稱為做功德，那是為亡者做，不限於人，兼及動物等眾生。至於「神功」是「為神做功德」的說法，筆者僅從20世紀末以來神功戲的相關著述看到，卻不見這些著述交代這個說法的出處。



省思

2019年的 香港神功戲

香港的神功戲主要在周期性舉辦的神誕，盂蘭勝會，以及太平清醮（香港人一般叫做「打醮」）3種祭祀活動中獻演。一些新建或重修廟宇啟用的開光儀式亦會演神功戲，但開光

沒有周期性，只會偶爾出現。無論強調的是慶賀神明誕辰，安撫、救拔陰界幽魂，還是祈求陽界的地方社會合境平安，信眾都是以神功戲作為供品，酬謝神明一直以來的功勞和恩德，同時祈求神明在未來的日子繼續施予恩德。除了祭祀功能外，神功戲也帶有世俗性的娛樂功能，地方成員以至外來的戲迷都以觀劇取樂。就2019年香港的情況來說，賀誕的神功戲以粵劇居多，孟蘭勝會的則潮劇佔多，來自惠來、海陸豐一帶的鶴佬族群演的主要是白字戲，演出場次比粵劇和潮劇少，大致是神誕、孟蘭勝會參半。此外，這一年的醮都是演粵劇。除了粵劇、潮劇和鶴佬白字戲3種人戲外，還有廣東杖頭木偶戲，演的是粵劇戲本，又有潮州鐵枝木偶戲，所演基本上是潮劇劇目。演出劇種反映神功戲籌辦組織的籍貫背景。值得注意的是，粵劇神功戲是由扎根於香港的演員和樂手演出，包括木偶粵劇。白字戲和潮劇神功戲的演出者則要從中國內地聘來，除卻全年只得兩臺的潮州鐵枝木偶戲是由碩果僅存的香港本地班演出。

2019年全年至少有38臺粵劇神功戲在香港各區上演，遍及港島、九龍、新界及離島，每臺一般包括連續數天的若干場戲〔表1〕。¹⁷ 其中4臺是打醮期間上演的的神功戲，按演期先後是塔門聯鄉十年一屆太平清醮、長洲每年一度太平清醮，以及沙頭角慶春約十年一屆太平清醮。塔門太平清醮先演1臺木偶戲，繼演1臺人戲，三地打醮合共演了4臺戲。38臺粵劇神功戲中有1臺在東華三院舉辦的聯廟中元吉祥思親法會期間上演，是全年中元 / 孟蘭神功戲中唯一1臺粵劇，其餘均演潮劇或鶴佬白字戲。有別於大部分以村、鄉約或社區等以地方組織的名義籌辦的神功戲，這一臺戲是由歷史悠久的慈善機構東華三院主理，聯合機構轄下的各區廟宇舉辦。雖然法會的壇場設於上環中央紀念公園，但東華三院強調參加者不限該區街坊，意味著包括神功戲在內的整個祭祀活動是跨地區性的。其餘33臺粵劇神功戲都在神誕祭祀期間上演，其中華光誕的主辦者亦非地方組織，而是粵劇行會八和會館。粵劇從業

員一年到晚應不同組織委聘，為他人的神演出神功戲，就在華光誕為自己的行業守護神演戲。華光誕的演戲場地又與大部分神功戲有別，不是用竹和鋅鐵片等材料在戶外臨時搭建的戲棚，而是永久性建築體構成的室內劇場。另一值得注意的情況是，33臺賀誕粵劇之中最多地方組織供戲的是海神天后的誕辰，共有16臺，幾乎佔了全年賀誕粵劇臺數的一半，揭示現代都會的前身是小漁港，以及漁民後代實踐神功戲傳統的持續性，尤其不少漁戶已經轉業、上岸。

基於酬神謝恩和祈神下願的性質，神功戲總會獻演帶有驅邪納吉意味的儀式性劇目，戲行稱作「例戲」，意謂依循俗例上演的戲，劇目大致上是固定的。另有「正本戲」，是選演的劇目，每臺戲都可以不一樣。「正本」是「整本」的音訛，抑或是其他意思，還待考證。粵劇神功戲至今仍大致沿襲傳統的演出秩序。戲班演出前查明場所未曾作演戲用途的話，先演例戲《祭白虎》驅煞。按照一般情況，第一場戲安排在晚上開鑼，先演吉祥例戲《碧天賀壽》和《六國大封相》開臺，然後演正本戲。之後一般連演數天，每天各演日夜兩場。到了定為「正日」那天，在日場正本戲前先演例戲《賀壽》（又叫《正本賀壽》或《八仙賀壽》，以識別首晚的《碧天賀壽》）、《加官》、《大送子》。最後一天的夜場正本戲演罷就演《封臺》，也是例戲，一臺神功戲至此圓滿。由於《六國大封相》人物眾多，戲班有足夠的演員和戲服才應付得來。如果沒有聘請大型戲班，首晚開鑼以《賀壽》、《加官》、《小送子》代替《六國大封相》，正日的《大送子》改為演員較少的《小送子》。2019年的上水金錢村福德宮誕、長洲天后誕、長洲太平清醮、赤柱天后誕等都有這種折衷的安排。規模再小的甚至只演例戲，不演正本戲。這一年，油麻地天后誕主辦機構東華三院聘了小型班翠月粵劇團在廟前空地獻演《賀壽》、《加官》、《小送子》，向神明祝壽、祈福，不設正本戲環節，全程只有6分多鐘。由此可見，例戲是神功戲的核心劇目，在祭祀的場合中體現著神功戲的本質。

然而，粵劇例戲的傳統正在持續性地流失。一些至少數十年沒有上演的例戲劇目，以及比較完備的例戲版本陸續重現於各種藝術節或大型慶典，卻未見重置於原來的祭祀場合，重新確認神功戲的屬性。2019年11月，八和會館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之邀，製作例戲《玉皇登殿》，作為粵劇成功申遺10周年，香港文化中心啟用30周年，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的誌慶節目。約在1930年代之前，戲班仍以《玉皇登殿》作為日場的開臺例戲，演述玉皇臨朝，見下界黑氣衝天，命天神下凡，鎮壓四方，藉著此劇辟邪除災，納福迎祥。停演30多年後，八和會館邀請當時已屆93歲高齡的資深小生金山和（1865-1964）擔任指導，復排《玉皇登殿》，1959年1月6日重現於利舞臺。不過，演了一場之後就沒有跟進承傳，於是又停演了三十多年。在瀕臨失傳之際，亞洲藝術節委約粵劇之家復排《玉皇登殿》，在1998年公演了20世紀末的復排版。到了21世紀初，《玉皇登殿》再度受到青睞。這次由八和會館製作，作為2010年第38屆香港藝術節的開幕節目，同年以這個節目代表香港參加上海世界博覽會。2019年，《玉皇登殿》在官方的慶典中再次公演，而民間的神功戲臺期表仍然未見這個例戲劇目。

例戲《正本賀壽》基本上是神功戲不可或缺的劇目，每一臺都有演。現時所見的《賀壽》以鑼鼓、大笛（又叫做啲打）等演奏牌子曲，演員隨著音樂表演拱手、跪拜等動作，念出四句詩白，沒有唱腔。事實上，《正本賀壽》原本有曲文和唱腔，只是在流傳的過程中摒除了。《正本賀壽》的曲文上溯到元代的南戲，並保留在明清的崑曲唱本，粵劇版的唱腔也有記譜留下來。根據研究初期的調查訪問，入行70年的資深粵劇從業員都未曾聽聞相關資料。嶺南大學（香港）在2016-17年間進行了一項「知識轉移計劃」，邀聘八和會館合作，根據學者搜集的幾種記譜以及校勘的曲文，將曲譜實現（realize）出來，在2017年的嶺南大學藝術節開幕節目中重現了瀕臨失傳的《正本賀壽》（唱腔版）。¹⁸ 然而，香港

神功戲仍然未見上演這齣比較完整的《正本賀壽》。

例戲揭示粵劇的傳統，正本戲則透露粵劇的發展。神功戲的受眾以地方成員為主體，這些群體不一定經常看粵劇，因此神功戲單較能反映普羅大眾的口味。2019年演出的正本戲劇目中，大部分是1950-60年代首演的香港粵劇〔表1〕。邁向2020年代，20世紀中葉的名伶、名劇依然深入人心。2019年的神功戲單中有2000年之後創作的劇目。較新的是80後年青編劇兼演員黎耀威編創的《俠盜胭脂》，2016年由資深生旦蓋鳴輝和吳美英掛頭牌的鳴芝聲劇團在香港沙田大會堂首演。另外一齣是已故編劇葉紹德（1930-2009）的《愛得輕佻愛得狂》，2004年由資深生旦龍貫天和陳咏儀掛頭牌的天鳳儀劇團在香港新光戲院首演。他們在2019年的神誕祭祀中不是用自己的班牌接演，而是受聘於其他劇團。神功戲單的新劇雖然偏少，但尚算透露了一點粵劇的生命力。新劇能夠獲得籌辦組織納入神功戲單，代表著坊間對新作、編劇和主演的認受。

2019年的粵劇神功戲有香港本地的年青編劇和演員接棒，潮劇和白字戲的演出者則要從中國內地聘來，除卻演木偶戲的香港玉梨春潮劇團是由扎根香港的潮僑後代組成。在2019年，至少有9臺潮州族群籌辦的孟蘭勝會神功戲，獻演人戲的佔8臺，包括東頭村孟蘭勝會、荃灣潮僑孟蘭勝會、觀塘潮僑工商界暨街坊孟蘭勝會、九龍城潮僑街坊孟蘭勝會、沙田潮僑街坊孟蘭勝會、尖沙咀官涌街坊孟蘭勝會、佛教三角碼頭街坊孟蘭勝會，以及長沙灣潮籍孟蘭勝會。¹⁹ 深井潮僑街坊孟蘭勝會則聘請香港玉梨春潮劇團獻演潮州鐵枝木偶戲。²⁰ 潮州族群在2019年也有籌辦賀誕神功戲，例如紅磡三約福德老爺誕和上水古洞觀音誕，分別聘了香港新天彩潮劇團演潮劇，香港玉梨春潮劇團演潮州鐵枝木偶戲。²¹ 鶴佬族群的神功戲也包括孟蘭勝會和神誕兩類，例如慈雲山鳳德邨竹園邨惠僑街坊理事會孟蘭勝會，由廣東惠海陸梅蕾白字劇團應聘演出；²² 將軍澳景林邨觀音誕，由汕尾市城區白字劇團應聘演

出；²³ 大埔元洲仔大王爺誕，請來惠海陸鴻利白字劇團，緊接一臺粵劇之後演出。²⁴ 元洲仔的雙劇種連臺神功戲揭示，今日的大型公共屋邨曾是鶴佬漁民聚居的小島，以及在廣府文化主導的背景中，非廣府族群的身分自覺。

香港的潮劇在1960-70年代相當蓬勃，不但有本地劇團還有不少香港電影公司前往中國內地拍攝潮劇電影。1980年代後期，有些本地潮劇團僱用部分內地演員及樂手來港演出。到了1990年代中期，大部分香港潮劇團聘用整個內地潮劇班，但依然掛香港的班牌。²⁵ 香港的鶴佬戲不曾像潮劇那麼蓬勃，在1960年代出現的兩個本地劇團，其中一個在1993年散班，另一個在1990年代中亦已陷入班事慘淡的局面。²⁶ 縱然近年已沒有本地劇團，香港的潮州和鶴佬族群也要外聘劇團來港獻演神功戲，足見這兩個族群對於以家鄉戲曲酬神的堅持，這份堅持對延續香港神功戲傳統的多元性發揮了作用，實在不容忽視。本地班名存實亡，以至銷聲匿跡的情況，就香港本地潮劇和鶴佬劇的發展來說，固然也值得關注。

在祭祀中娛樂鬼神的木偶戲亦處於式微狀態，演出機會少，戲班難以維持，癥結在於木偶戲的本質幾乎被遺忘了。2019年有兩個地方舉辦十年一屆太平清醮，塔門聯鄉兼請木偶戲班和粵劇班，沙頭角慶春約只請了粵劇班，沒有請木偶班。香港僅存的廣東木偶班華山傳統木偶粵劇團在2019年全年只演了1臺神功戲。慶春約七村之一的荔枝窩村村長曾亞七接受傳媒訪問時指，1980年代之前因經費所限，打醮期間演的是木偶戲，其後才轉為演粵劇。2019年，曾村長81歲，那是他在本村經歷的第8次打醮。²⁷ 醮的主要作用是祛除邪祟，打醮演戲是為了安撫孤魂野鬼，希望他們不要騷擾人，也感謝神明庇佑的功勞和恩德。這些戲與鬼魂有關，要用木偶去演。長期研究打醮的蔡志祥指，「經濟發達把傳統節日的世俗部分隆重化，儀式的部分則逐漸簡單化或被取消。娛樂鬼神的木偶戲在很多鄉村中被人戲取代，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²⁸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華山傳統木偶粵劇團現時所用的木偶已改用成本較低的

塑膠製成。「膠偶」取代「木偶」的轉變在儀式內涵，以至工藝承傳等層面都有討論空間。



元朗山廈村十年一屆太平清醮按傳統獻演木偶戲，華山傳統木偶粵劇團近年改用的塑膠戲偶靠著竹竿候場。著者林萬儀攝於2021年1月15日。

潮州鐵枝木偶戲的本質也被忽視。汕頭市澄海區隆都鎮老玉春香木偶劇團的第3代傳人許端杰憶述：「以前老一輩人講究，紙影〔按：即潮州鐵枝木偶〕是真真正正的老爺戲〔按：潮州人稱神為「老爺」〕，紙影過後才能做人戲（真人表演的潮劇）。建新宮，建新祠堂都要請紙影班來演出，俗稱『壓地靈』（即鎮壓新宅的邪氣晦氣）。」²⁹ 香港深井潮州街坊福利會永遠會長姚志傑在2018年首播的節目中指，1940-50年代，潮州人在深井啤酒廠工作、聚居，當時的經濟能力只可以負擔木偶戲班的戲金，其後富起來，就發起搭建大型戲棚演潮劇。到了2007-08間，深井的潮州人口減少，連帶出資減少，於是恢復聘請索價較少的木偶戲班。³⁰ 2019年深井孟蘭勝會也是演木偶戲。演木偶戲還是人戲，往往離不開經濟的考慮，木偶戲的儀式功能卻被遺忘了。

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開幕是2019年香港戲曲界的大事。在1月20日正式開幕前，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依循戲行傳統在2018年12月30日假大劇院演出開臺例戲《碧天賀壽》和《六國大封相》，當天下午在前臺舉行拜神儀式，主禮嘉賓輪流上香。在開臺日之前數周，大劇院閉門進行了破臺儀式《祭白虎》。破臺、開臺都有祛邪納吉的涵意，拜神儀式的祭祀意味亦相當明確。從閉門破臺，到開鑼前的拜神儀式，派發免費門票招待公眾的開臺例戲，以至開臺後一周提供的免費節目，實在可以視為一臺橫跨2018-19年的神功戲。就神功戲的傳統而言，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人員是局外人（outsider），粵劇從業員是局內人（insider）。戲曲中心正式開幕前的連串行動展示了局外人對局內人的信仰和習俗的尊重。尊重是局外人保護神功戲的一種方式。



西九戲曲中心在開臺日舉行拜神儀式。八和會館主席汪明荃（右二）合十祝禱，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右一）等準備上香。著者林萬儀攝於2018年12月30日。

2019年末出現的COVID-19迅速蔓延全球。2020年的神功戲臺期因疫情銳減，2019年的神功戲臺期因而成為瘟疫爆發前最後一個全年神功戲的案例，尤具參考價值。

省思2020年的香港神功戲

2019年12月下旬，內地公布武漢市出現肺炎病例群組個案。當時香港的傳染病學專家估計爆發嚴重疫潮的機會甚微。³¹ 2020年1月5至6日，香港潮籍後裔汾陽郭氏祭祖，在九龍城的臨時戲棚演了兩天潮劇，³² 是2020年第1臺神功戲，也是這年唯一一臺潮劇神功戲。

1月23日，兩名從武漢抵港的人確診COVID-19。政府在1月下旬宣佈全港學校停課，並安排公務員在家工作。1月29日，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下稱康文署）宣佈暫停開放文康設施，包括表演場地，租用室內劇場的粵劇團體因此取消演出，但在2、3月間，香港仍有4臺神功戲在戶外搭建的戲棚上演。期間也有地方主會取消已經組了班，也點了劇目的整臺神功戲，又或縮減規模，只在神廟上演例戲〔表2³³〕。

2020年第1臺粵劇神功戲在2月4日晚上開演，一連演了3天，合共5場。這臺由汀角村公所主辦，賀關帝誕，並賀新春，是庚子年香港的頭臺神功戲，1月初潮籍郭氏舉辦祭祖神功戲時還是己亥年。汀角村賀關帝誕的神功戲由鴻運粵劇團主理，劇團面書公布，主辦方將為觀眾量體溫及要求觀眾戴口罩。第2，第3臺分別是大澳水陸居民賀土地誕及塔門聯鄉壓醮。2019年，塔門聯鄉舉辦第22屆太平清醮，演了木偶戲和人戲，翌年按鄉俗再請戲班演戲酬神，作為壓醮。大澳賀土地誕和塔門聯鄉壓醮的神功戲均由鴻運粵劇團主理。

第4臺長洲賀北帝誕，由高陞飛鷹粵劇團演出，是2020年最後一臺在戲棚上演的粵劇神功戲。除了戴口罩等基本防疫措施外，主辦組織長洲鄉事委員會在面書上強調，這次因應疫情，特別搭建「開放式」戲棚。所謂「開放式」就是不在觀眾席周邊圍上鋅鐵片，以保持空氣流通。³⁴ 這臺戲由3月24日演到28日。

從2月上旬起，香港陸續出現感染群組，政府實施多項防疫措施。3月28，29日，關閉公眾娛樂場所及禁止公眾地方群組聚集兩項規例（以下跟循坊間稱後者為「限聚令」）先後生效，在戲棚開演神功戲也因此受到限制。長洲北帝誕的臺期定於3月28日結束，從劇團主演上載到面書的謝幕片段可見，當晚戲棚所在的籃球場被鐵馬圍起來，觀眾席的座椅撤走了，部分樂手不在臺側的奏樂區而在臺下，樂隊分成若干群組，臺上剛演畢節目單上最後一場戲。直到謝幕一刻，鐵欄外仍有人駐足圍觀。³⁵ 一臺為期五天的神功戲在新的防疫規例剛剛生效之際圓滿。

由於限聚令一直生效，長洲賀北帝誕的戲成為2020年最後一臺在戲棚上演的粵劇神功戲。不過，戲棚並非神功戲唯一的演出場所。在4月之後，香港仍有祭祀組織演出粵劇神功戲。其中一類是已經定了演期，組了班，卻因COVID-19取消搭棚演戲的計劃，改為在廟前、廟裏、醮場的神棚前演出《賀壽》、《加官》和《小送子》3齣合共數分鐘的例戲，³⁶ 行內叫做「落地」戲，相對於臺上演的戲。例如，茶果嶺鄉民聯誼會計劃在4月演5日賀天后誕的戲，³⁷ 大埔元洲仔計劃在6月演8日賀大王爺誕的戲，粉嶺圍庚子年醮務委員會計劃在12月演6日的打醮戲，³⁸ 在限聚令下都改為演出落地例戲。在廟前、廟裏演落地戲並非疫下的新方式。據上世紀90年代的研究，當時坪洲天后誕、西區正街太平清醮和福德宮土地誕、九龍坪石邨三山國王誕的主辦組織已經有請粵劇戲班演落地例戲。³⁹

戲棚通常都有觀眾席，廟裏、廟前一般不設觀眾席，但每每有人駐足觀看。事實上，神功戲觀眾往往不單是看戲的人，也是信眾、祭祀的參與者、籌辦者、籌辦神功戲的宗族或社區群體的成員等。人類學者華德英（Barbara Ward）提出，神功戲演員不只是演員，也是人神溝通的媒介。⁴⁰ 同樣地，無論在廟裏、廟前站着看，或在戲棚的觀眾席上坐着看，

神功戲觀眾往往都是多重身分的。

限聚令在2020年3月底生效之後，香港還有一類粵劇神功戲，就是劇團於商業性演出前在劇院後臺擺設一個基本的神壇，向着神牌或小型神像獻演《賀壽》、《加官》和《小送子》，酬謝並祈求行業神華光大帝庇佑。康文署轄下表演場地在年初暫停開放數月後重啟，藝團在6月陸續恢復現場演出。劇場重開之初，由於不可接待現場觀眾，劍麟粵劇團透過互聯網直播演出。6月19日表演場地重新接待觀眾，天馬菁莪粵劇團率先重返有觀眾的劇場演出。數天後，香港靈霄劇團也公演粵劇。以上三個劇團都在開鑼前向華光大帝獻演例戲。在後臺向着戲神的神位演例戲也是粵劇行的習俗，並非因應疫症才出現的。

粵劇神功戲向來都有不同類型，展現於規模、程序、演出場所、演出時間等方面的差異。爆疫之前，祭祀群體都會因應財力、人力、地方、時間等條件，採取不同的適應策略，而傳統習俗裏就有各種方案。只是在疫症之下，一些祭祀群體縱有比較優厚的資源，也面對同一處境，同一挑戰。在COVID-19的影響下，演出《賀壽》、《加官》和《小送子》三齣短篇例戲成為以神功戲酬謝和祈求神明的熱門方案。疫下的神功戲狀況提示，保護策略需兼及不同類型的神功戲。

舊時陰曆七月，不少地區都有盂蘭勝會，潮州、鶴佬、廣府群體分別為此籌辦神功戲。鑑於疫症及各種防疫規例，2020年不見搭棚演出盂蘭神功戲。潮州人、鶴佬人十分重視盂蘭，近二十多年來都是從內地聘請演員來港以家鄉戲酬神。政府自3月底限制非香港居民入境，國內的潮劇和鶴佬戲演員根本無法來港。疫症一再警醒，潮劇和鶴佬戲本地班對多元劇種神功戲的保護十分重要。

雖然限聚令持續生效，2020年底仍有一臺逾70演員參加演出的神功戲，由粵劇工會八和會館籌辦，慶賀行業神華光

大帝誕辰。2020年，表演場地三度暫停開放，八和會館剛好抓住了10月1日表演場地第二度關閉後重新接待觀眾，12月10日第三度暫停開放之前的時機，在高山劇場演出賀誕戲。這臺戲由正誕日陰曆九月廿八日子時（陽曆11月12日晚上11時）開始，按傳統先在八和會館的神壇前演出《賀壽》、《加官》和《小送子》，翌日下午在劇場演出例戲《香花山大賀壽》和《仙姬大送子》，全長大約兩小時。⁴¹

《香花山大賀壽》鋪陳仙界景象，神仙分批上場自報家門，展示身段和功架，然後相約一同前往紫竹林為觀音賀壽。重頭戲是「觀音十八變」，由正印花旦擔綱演出，通過換裝和扮演表現觀音變身的神通，壓軸戲則由曹寶仙大撒金錢展開。未有COVID-19之前，演員會接二連三將寓意招財進寶的仿古錢幣撒往臺下，觀眾席上總有人爭相上前接錢幣，亦有人不為所動，構成一幅眾生相。此時，觀、演的界線變得模糊。無論有沒有接錢幣，出席者都主動或被動地扮演着戲裏各自修行的眾生，以劇中人的身分參與演出，成為劇作的一部分，獲得沉浸式體驗。

2020年演的《香花山大賀壽》因應保持社交距離的防疫措施作出了調整。司儀在開演前宣布，基於防疫考慮，仿古錢幣不會撒往臺下，改為散場後在場外派發。可是，觀眾席上仍有人走到臺前碰運氣。偶有一兩個錢幣拋出了臺口，就立刻有人上前撿拾。散場時，有人走到觀眾席前排低頭搜索，沒有放過拾得錢幣的最後機會。雖然往年的激烈場面不再，但是2020年演的曹寶撒金錢也勾勒出一幅眾生相，揭示儘管機會渺茫，欲求也是按捺不住。

根據粵劇老藝人傳下來的劇本，撒金錢後有一段觀音勸善的曲文，截取自明代鄭之珍（1518-1595）編的《目連救母勸善戲文》，大意是慨嘆世人為了追逐名利受盡折磨，奉勸世人念佛修行，離開生死輪迴的此岸，擺脫煩惱。⁴² 據《妙法蓮花經》的〈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所示，凡有十方法界的

任何一類眾生需要觀音說法救拔，觀音就會化現相應的眾生形相為之說法。從「十八變」到勸善的唱段，就是觀音現身說法的演繹，體現了這個粵劇傳統劇目的文化底蘊。⁴³

現今的賀誕演出刪了勸善的唱段，近年只有在慶賀回歸20年的演出中特別排演出來，是2017年的中國戲曲節節目之一。⁴⁴ 那年7月在慶典中演過，其後賀華光誕的演出又沒有這個唱段，至今仍未將這個唱段重置於神功戲中。⁴⁵ 刪去這個唱段之後，《香花山大賀壽》保留的只是連串熱鬧場面的表演技藝，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課題上，是個值得省思的狀況。

結語

自2020年3月底香港政府頒布的公眾娛樂場所規例及限聚令實施後，在戲棚上演神功戲就會違規，往年每逢天后誕、盂蘭會戲棚鑼鼓喧天的盛況暫停了。大約過了一年，持分者紛紛發聲。

2021年3月10日，粵劇演員、班主、鄉事委員會和村公所的代表以「救救神功戲」為題進行座談。會後總結了十大要點，劈頭就提出從業員的生計問題：「每年粵劇專業劇團的演出，神功戲佔百分之三十以上，去年只有年初演出三台戲，劇團營業額單是神功戲已損失超過2千5百萬。今年演出無期，損失無法評估，從業員生計大受打擊，劇場重開對神功戲無補於事，尤其是專演戲棚的從業者以及搭棚業者，等如繼續失業。」⁴⁶

座談會後一周，八和會館主席向行政長官發公開信〈要求搶救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挽救傳統粵劇（「神功戲」演出）中斷的危機〉，信中羅列該會掌握的資料，第一點也是關於從業員的生計：「34台原本在2020-22年度計劃演出的『神功戲』，已確定取消的有25台；已取消的演出涉及約2,000人次的從業員，損失接近1200萬元的收入」。⁴⁷

粵劇神功戲的存續與粵劇從業員的生計休戚與共，意味着這非物質文化遺產有頑強的生命氣息。

2021年4月1日，民政事務局通知八和，只要神功戲籌辦方及參與者遵守政府最新發出的公眾娛樂場所條例，便可在戲棚演出。⁴⁸ 長洲在5月就復辦太平清醮神功戲。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主席翁志明指，康文署限制戲棚內僅可聚集百人，市民入內前要掃「安心出行」。⁴⁹ 為了控制出入，戲棚圍上鐵馬。

2021下半年，戲棚神功戲只錄得零星的臺期，長洲太平清醮之後，較大規模的一臺就是7月大澳寶珠潭侯王誕。嗇色園在9月舉行一百周年紀慶暨赤松黃大仙師寶誕慶典，監院李耀輝（義覺）道長表示，由於未能申請黃大仙祠外的位置搭建戲棚及神棚，決定移師至西九文化區的戲曲中心進行。⁵⁰ 神功戲籌辦需時，復辦戲棚神功戲的情況有待進一步觀察。

COVID-19是全人類共同面對的挑戰，人人都嘗試在生活新常態中繼續生活。神功戲的傳統源遠流長，一直經歷着各種挑戰，作出過大大小小的調整，每一代都有人嘗試守護。守得住傳統的核心精神，就可以在轉化中延續。



2020年6月香港疫情一度放緩，表演場地在該月19日重新接待觀眾。天馬菁莪粵劇團當晚在高山劇場演出前，在後臺對着戲神華光演《賀壽》等例戲，酬謝神功。（相片提供：文華 [天馬菁莪粵劇團團長／編劇／文武生]）



2020年3月長洲北帝誕神功戲在防疫規例生效之際圓滿，同年5月太平清醮神功戲取消。2021年長洲復辦太平清醮神功戲，戲棚圍上康文署的鐵馬，入內要掃「安心出行」。（相片由有份參演這兩臺神功戲的花旦陳禧瑜提供）



附註：

- 1 粵劇其他子項目包括：粵曲演唱、粵劇音樂、粵劇唱腔、粵劇排場。詳參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網頁「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2021年6月12日讀取。[網頁連結>>](#)
- 2 根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在2003年通過《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界定，「保護」指採取措施，以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生命力，包括確認、立檔、研究、保存、保護、宣傳、弘揚、傳承（主要通過正規和非正規教育）和振興。詳參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網頁「甚麼是非物質文化遺產」，2021年6月12日讀取。[網頁連結>>](#)
- 3 詳參粵劇發展基金「資助申請須知」，2021年6月12日讀取。[網頁連結>>](#)
- 4 詳參西貢區議會財務及行政委員會藝術及文化活動工作小組會議SKDC(ACWG)文件3/16號，2021年6月12日讀取。[網頁連結>>](#)
- 5 詳參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網頁「非物質文化遺產資助計劃獲資助項目」，2021年6月12日讀取。[網頁連結>>](#)
- 6 詳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粵劇納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十周年推廣活動（立法會CB(2)1029/18-19(04)號文件），頁4-8，2021年6月12日讀取。[網頁連結>>](#)
- 7 宋·鄭俠，《西塘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17冊，卷5，《四庫全書》，頁421。
- 8 李學勤主編，《禮記正義：王制、月令》（臺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頁426。
- 9 明·李東陽等修，《大明會典》（北京：中華書局，1989）卷9，〈授職到任須知〉，頁53。
- 10 《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第55冊《浮山縣志》同治十三年刻本影印，頁195。第55冊《浮山縣志》光緒六年刻本影印，頁515。第56冊《浮山縣志》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影印，頁227。
- 11 又參香港電台網站「中華文化頻道」，製作·藝術，花牌，製作集作，2021年6月12日讀取。[網頁連結>>](#)
- 12 這個說法較早見於陳守仁，《神功戲在香港：粵劇、潮劇及福佬劇》（香港：三聯書店，1996）：「『神功』是為神做功德的意思，它不一定只是演戲，也不一定在節日、神誕或打醮期間進行，平常日子裡的燒香拜神及修建祭壇或廟宇等活動，均屬『神功』。當一個社群籌辦戲曲演出，作為慶祝神誕或配合如打醮等神功性等活動，藉以『娛神娛人』及『神人共樂』時，所演出的戲曲便是『神功戲』。」，頁12。陳氏近著（湛黎淑貞合著），《香港神功粵劇的浮沉》（香港：中華書局，2018）亦沿用這個說法：「『為神做功德』簡稱『神功』。『神功』不一定在節日、神誕或打醮期間進行；更常見的『神功』，是平常日子裏的拜神、燒香、簽香油等活動。在香港，以地方社群為基礎、規模較大的神功活動包括神誕、太平清醮、盂蘭節（即『中元節』或『鬼節』）、酬謝神恩（簡稱『酬神』）、開光及傳統節日。」，頁10。蔡啟光，《香港戲棚文化》（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19）直接套用這個說法：「『神功』意指『為神做功德』，故『神功戲』是指『為神做功德』的戲曲演出」，頁34。羅麗，〈淺談粵劇神功戲〉，《南國紅豆》（廣州），2006年4期：「神功戲的演出，劇目內容並非一定要與各類神抵〔祇〕有關，劇情也可以是五花八門的。功者，功德也。神功，就是神的功勞，也帶有為神做功德的意思。演出神功戲，事實是為向神祈求福蔭或為酬謝神恩而演戲。」，頁53。沈惠如，《氍毹弄影：文學、戲曲和電影的融涉與觀照》（臺北：新銳文創，2021）：「神功戲的演出，劇碼內容並非一定要與各類神抵〔祇〕有關。功者，功德也。神功，就是神的功勞，也帶有為神做功德的意思。演出神功戲，事實是為向神祈求福蔭或為酬謝神恩而演。」，頁119。羅氏和沈氏的說法十分接近，她們提出「神功，就是神的功勞」，同時又認為，神功「也帶有為神做功德的意思」。
- 13 吳汝君編著，《佛教思想大辭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功德」條，頁202。
- 14 《星雲大師全集》網絡版，2021年6月12日讀取。[網頁連結>>](#)
- 15 李學勤主編，《周易正義：上經》（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頁36。

- 16 曹雪芹、高鶚，《程甲本紅樓夢》（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頁205。
- 17 粵劇神功戲臺期資料參考了相關劇團及演員在面書上載的海報。
- 18 這項「知識轉移計劃」由林萬儀擔任研究及策劃，演出由李奇峰、阮兆輝擔任藝術總監，高潤權、高潤鴻擔任吹打領導，演員來自「香港八和會館粵劇新秀演出系列」及「香港八和粵劇學院青少年演員訓練班」。詳參林萬儀編，《丁酉年嶺南大學藝術節開臺例戲》（演出特刊），嶺南大學文學院主辦，嶺南大學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香港八和會館合辦，嶺南大學研究支援部「知識轉移項目」、文學院資助，2017年3月2日。
- 19 香港旅遊發展局單張，2021年7月20日讀取。[網頁連結>>](#)
- 20 詳參香港玉梨春潮劇團面書，2019年8月25日貼子。
- 21 詳參香港潮汕文化協進會面書，2019年4月27日貼子；香港玉梨春潮劇團面書，2019年3月27-28日貼子。
- 22 參Mavis Lau上載影片，2021年7月20日讀取。[網頁連結>>](#)
- 23 參Mavis Lau上載影片，2021年7月20日讀取。[網頁連結>>](#)
- 24 參Choi Kai-kwong面書，2019年6月10日上載的海報。
- 25 關於二十世紀初至1980年代香港潮州族群的祭祀活動，詳參田仲一成，〈二十世紀香港潮幫祭祀活動回顧——遺存的潮州文化〉，載《饒宗頤國學院院刊》創刊號，2014年4月，頁395-441。關於香港潮劇在1980年代以後的發展概況，參《香港戲曲通訊》第33期「香港潮劇故事」，香港中文大學戲曲資料中心，2011年10月31日。
- 26 關於香港鶴佬戲班的興衰，參陳守仁，《神功戲在香港——粵劇、潮劇及福佬劇》（香港：三聯書店，1996），頁33-34。
- 27 〈未來城市：慶春約太平清醮 聯乘鄉郊辦 搞邊科？〉，載《明報》，2019年12月8日，2021年7月20日讀取。[網頁連結>>](#)
- 28 蔡志祥，《酬神與超幽：節日和香港的地域社會》上卷（香港：中華書局，2019），頁114。
- 29 林英涵，〈潮州木偶戲：掌中乾坤 他希望讓年青人知曉〉，載《潮商》，2017年3期，頁72-73。
- 30 〈偶戲誌〉，《吾土吾情》，香港電台製作，2018年3月18日首播，2021年7月20日讀取。[網頁連結>>](#)
- 31 〈武漢現肺炎病例 港口岸加強監察〉，香港政府新聞網，2019年12月31日，2021年11月30日讀取。[網頁連結>>](#)
- 32 曾蓮，〈汾陽郭氏傳統祭祖大典 潮籍後裔孝道傳承〉，香港《大紀元時報》，2020年1月15日，2021年11月30日讀取。[網頁連結>>](#)
- 33 臺期資料參考相關劇團及演員上載到互聯網的海報及貼子。
- 34 關於2020年長洲北帝誕神功戲的防疫措施細項，參見蔡啟光，〈疫情下戲棚文化變異：長洲北帝誕神功戲〉，載蕭國健、游子安主編，《鑪峰古今：香港歷史文化論集2019》（香港：珠海書院香港歷史文化研究中心，2020年12月初版），頁203-207。這篇考察記錄刊出十多張現場拍攝的照片。
- 35 參穎倫藝影面書，2020年3月29日上載的謝幕片段。
- 36 參見香港傳統節日上載片段，2021年11月30日讀取。[網頁連結>>](#)
- 37 參見香港傳統文化探索面書上載片段，2021年11月30日讀取。[網頁連結>>](#)
- 38 參見香港傳統節日上載片段，2021年11月30日讀取。[網頁連結>>](#)
- 39 參陳守仁，《儀式、信仰、演劇：神功粵劇在香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粵劇研究計劃，2008），頁91。
- 40 Ward, Barbara E. "Not Merely Players: Drama, Art and Ritual in Traditional China." *Man*, vol. 14, no. 1, [Wiley,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79, pp. 18–39.

- 41 關於華光誕的賀誕程序，參林萬儀，〈行業神崇拜：香港粵劇行的華光誕〉，《田野與文獻》，第51期，2008年4月15日，2021年11月30日讀取。[網頁連結>>](#) 又參林萬儀，〈掌聲光影裡的華光誕—1966年全港紅伶大會串〉，《香港電影資料館通訊》82期，2017年11月，頁17-22，2021年11月30日讀取。[網頁連結>>](#)
- 42 粵劇《香花山大賀壽》與《目連救母勸善戲文》的關係，參林萬儀，〈「粵劇」曾經如此：《香花山大賀壽》溯源〉，載岑金倩編，《承傳·創造香港八和會館陸拾周年特刊》（香港：香港八和會館，2013），頁52-56，2021年11月30日讀取。[網頁連結>>](#)
- 43 關於粵劇《香花山大賀壽》的傳演概況，參林萬儀，〈《香花山大賀壽》的百年傳統——從省港班到香港八和〉，《明報》世紀版，2017年10月28日。
- 44 觀音勸善的曲文以粵劇牌子【三春錦】唱出，2017中國戲曲節《香花山大賀壽》的曲文版本參見林萬儀，〈粵劇《香花山大賀壽》曲文校注及標點〉，香港八和會館——經典粵劇慶回歸《觀音得道》、《香花山大賀壽》，2017中國戲曲節場刊，2021年11月30日讀取。[網頁連結>>](#)
- 45 2021年《香花山大賀壽》的「觀音十八變」，參林萬儀，〈從天降下黃衫客 十方示現觀世音——粵劇《紫釵記》和《香花山大賀壽》的精神價值〉，《藝術當下》，2021年12月2日，2021年12月03日讀取。[網頁連結>>](#)
- 46 〈《救救神功戲》—名伶、主會、班主齊發聲，呼籲政府緊急回應〉，《戲曲品味》，2021年3月日，2021年11月30日讀取。[網頁連結>>](#)
- 47 汪明荃，〈要求搶救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挽救傳統粵劇（「神功戲」演出）中斷的危機〉，2021年3月18日，香港八和會館網頁，2021年11月30日讀取。[網頁連結>>](#)
- 48 汪明荃，〈政府頒布復演神功戲須遵守的防疫措施〉，香港八和會館網頁，2021年11月30日讀取。[網頁連結>>](#)
- 49 李嘉慧，〈長洲太平清醮復辦神功戲 佛誕翌日派逾萬個包〉，《晴報》，2021年5月17日，2021年11月30日讀取。[網頁連結>>](#)
- 50 李耀輝，〈園繫香江·院監隨筆（八十六）——神功戲〉，薈色園網頁，2021年9月1日，2021年11月30日讀取。[網頁連結>>](#)

Supported by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資助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
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The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fully supports freedom of artistic expression. The views and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is publication do not represent the stand of the Council.



Centre for 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Lingnan University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及發展中心

 **Lingnan** 嶺南大學
University 香港 Hong Kong

本電子書專為流動裝置閱讀而設計
This ebook designed for mobile device reading